

# 石说

石头能说话，由不得你不信。

湖心岛有一块将军石，方圆十里，无人不知。

湖心岛是红山水库的人工岛。

雨季，湖面升高，石头会踩水，自动往上浮。

雨水退去，石头回归原位，不偏不倚，太神奇了。

人们说的是我。我是一块石头，一块受人敬重的石头。

我原本也不在这里，这里原本没有岛，更没有湖。

半个世纪前，这里叫红山谷，空旷的大峡谷，沟壑纵横。历史上的红山谷，歼过山匪，打死鬼子，载入红山县志。

红山谷缺水，尽是荒山，尽是光溜溜的鹅卵石。一年到头的雨水，顺着石头溜走了，流进大江，汇入湘江。

我原本在地里睡大觉，上面盖着无数的泥土，无数的岩石。我是石头，不用像杨大志一样思考“我是谁？为了谁？”此类问题。我这辈子从未想过出土见

日月，迎风雨，却被一个叫杨大志的人唤醒了。

愚公能移山，他杨大志也能。

他手握旗杆，发号施令：“党员和军人留下，其他人，撤退。”

红山村是红色革命村，党员不多，退伍的军人却不少。

他们把炸药捆成一团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起飞向天空的，除了我和杨大志，还有一截小腿。

杨大志首先落地，我砸在他背上，那血淋淋的小腿摔在我身上。
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山上，爬满了挥舞钢叉的汉子，像蚂蚁啃大象一样，把山头的岩石一块块撬下来。山下，光着膀子的汉子用斗车、用粪箕、用手抱、用背驮，把一块块石头从这座山搬到另一座山。

雷管引爆炸药，一炮接着一炮，地动山摇。

每天都有伤员从山上抬下来，又有捆着纱布的伤员补充上去。

杨大志身前插着一面旗帜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

换新天。

愚公能移山，他杨大志也能。

他手握旗杆，发号施令：“党员和军人留下，其他人，撤退。”

红山村是红色革命村，党员不多，退伍的军人却不少。

他们把炸药捆成一团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起飞向天空的，除了我和杨大志，还有一截小腿。

杨大志首先落地，我砸在他背上，那血淋淋的小腿摔在我身上。
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山上，爬满了挥舞钢叉的汉子，像蚂蚁啃大象一样，把山头的岩石一块块撬下来。山下，光着膀子的汉子用斗车、用粪箕、用手抱、用背驮，把一块块石头从这座山搬到另一座山。

雷管引爆炸药，一炮接着一炮，地动山摇。

每天都有伤员从山上抬下来，又有捆着纱布的伤员补充上去。

杨大志身前插着一面旗帜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

换新天。

愚公能移山，他杨大志也能。

他手握旗杆，发号施令：“党员和军人留下，其他人，撤退。”

红山村是红色革命村，党员不多，退伍的军人却不少。

他们把炸药捆成一团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起飞向天空的，除了我和杨大志，还有一截小腿。

杨大志首先落地，我砸在他背上，那血淋淋的小腿摔在我身上。
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山上，爬满了挥舞钢叉的汉子，像蚂蚁啃大象一样，把山头的岩石一块块撬下来。山下，光着膀子的汉子用斗车、用粪箕、用手抱、用背驮，把一块块石头从这座山搬到另一座山。

雷管引爆炸药，一炮接着一炮，地动山摇。

每天都有伤员从山上抬下来，又有捆着纱布的伤员补充上去。

杨大志身前插着一面旗帜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

换新天。

愚公能移山，他杨大志也能。

他手握旗杆，发号施令：“党员和军人留下，其他人，撤退。”

红山村是红色革命村，党员不多，退伍的军人却不少。

他们把炸药捆成一团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起飞向天空的，除了我和杨大志，还有一截小腿。

杨大志首先落地，我砸在他背上，那血淋淋的小腿摔在我身上。
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山上，爬满了挥舞钢叉的汉子，像蚂蚁啃大象一样，把山头的岩石一块块撬下来。山下，光着膀子的汉子用斗车、用粪箕、用手抱、用背驮，把一块块石头从这座山搬到另一座山。

雷管引爆炸药，一炮接着一炮，地动山摇。

每天都有伤员从山上抬下来，又有捆着纱布的伤员补充上去。

杨大志身前插着一面旗帜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

换新天。

愚公能移山，他杨大志也能。

他手握旗杆，发号施令：“党员和军人留下，其他人，撤退。”

红山村是红色革命村，党员不多，退伍的军人却不少。

他们把炸药捆成一团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起飞向天空的，除了我和杨大志，还有一截小腿。

杨大志首先落地，我砸在他背上，那血淋淋的小腿摔在我身上。
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山上，爬满了挥舞钢叉的汉子，像蚂蚁啃大象一样，把山头的岩石一块块撬下来。山下，光着膀子的汉子用斗车、用粪箕、用手抱、用背驮，把一块块石头从这座山搬到另一座山。

雷管引爆炸药，一炮接着一炮，地动山摇。

每天都有伤员从山上抬下来，又有捆着纱布的伤员补充上去。

杨大志身前插着一面旗帜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

换新天。

愚公能移山，他杨大志也能。

他手握旗杆，发号施令：“党员和军人留下，其他人，撤退。”

红山村是红色革命村，党员不多，退伍的军人却不少。

他们把炸药捆成一团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起飞向天空的，除了我和杨大志，还有一截小腿。

杨大志首先落地，我砸在他背上，那血淋淋的小腿摔在我身上。
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山上，爬满了挥舞钢叉的汉子，像蚂蚁啃大象一样，把山头的岩石一块块撬下来。山下，光着膀子的汉子用斗车、用粪箕、用手抱、用背驮，把一块块石头从这座山搬到另一座山。

雷管引爆炸药，一炮接着一炮，地动山摇。

每天都有伤员从山上抬下来，又有捆着纱布的伤员补充上去。

杨大志身前插着一面旗帜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

换新天。

愚公能移山，他杨大志也能。

他手握旗杆，发号施令：“党员和军人留下，其他人，撤退。”

红山村是红色革命村，党员不多，退伍的军人却不少。

他们把炸药捆成一团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起飞向天空的，除了我和杨大志，还有一截小腿。

杨大志首先落地，我砸在他背上，那血淋淋的小腿摔在我身上。
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山上，爬满了挥舞钢叉的汉子，像蚂蚁啃大象一样，把山头的岩石一块块撬下来。山下，光着膀子的汉子用斗车、用粪箕、用手抱、用背驮，把一块块石头从这座山搬到另一座山。

雷管引爆炸药，一炮接着一炮，地动山摇。

每天都有伤员从山上抬下来，又有捆着纱布的伤员补充上去。

杨大志身前插着一面旗帜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

换新天。

愚公能移山，他杨大志也能。

他手握旗杆，发号施令：“党员和军人留下，其他人，撤退。”

红山村是红色革命村，党员不多，退伍的军人却不少。

他们把炸药捆成一团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起飞向天空的，除了我和杨大志，还有一截小腿。

杨大志首先落地，我砸在他背上，那血淋淋的小腿摔在我身上。
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山上，爬满了挥舞钢叉的汉子，像蚂蚁啃大象一样，把山头的岩石一块块撬下来。山下，光着膀子的汉子用斗车、用粪箕、用手抱、用背驮，把一块块石头从这座山搬到另一座山。

雷管引爆炸药，一炮接着一炮，地动山摇。

每天都有伤员从山上抬下来，又有捆着纱布的伤员补充上去。

杨大志身前插着一面旗帜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

换新天。

愚公能移山，他杨大志也能。

他手握旗杆，发号施令：“党员和军人留下，其他人，撤退。”

红山村是红色革命村，党员不多，退伍的军人却不少。

他们把炸药捆成一团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起飞向天空的，除了我和杨大志，还有一截小腿。

杨大志首先落地，我砸在他背上，那血淋淋的小腿摔在我身上。
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山上，爬满了挥舞钢叉的汉子，像蚂蚁啃大象一样，把山头的岩石一块块撬下来。山下，光着膀子的汉子用斗车、用粪箕、用手抱、用背驮，把一块块石头从这座山搬到另一座山。

雷管引爆炸药，一炮接着一炮，地动山摇。

每天都有伤员从山上抬下来，又有捆着纱布的伤员补充上去。

杨大志身前插着一面旗帜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

换新天。

愚公能移山，他杨大志也能。

他手握旗杆，发号施令：“党员和军人留下，其他人，撤退。”

红山村是红色革命村，党员不多，退伍的军人却不少。

他们把炸药捆成一团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起飞向天空的，除了我和杨大志，还有一截小腿。

杨大志首先落地，我砸在他背上，那血淋淋的小腿摔在我身上。
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山上，爬满了挥舞钢叉的汉子，像蚂蚁啃大象一样，把山头的岩石一块块撬下来。山下，光着膀子的汉子用斗车、用粪箕、用手抱、用背驮，把一块块石头从这座山搬到另一座山。

雷管引爆炸药，一炮接着一炮，地动山摇。

每天都有伤员从山上抬下来，又有捆着纱布的伤员补充上去。

杨大志身前插着一面旗帜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

换新天。

愚公能移山，他杨大志也能。

他手握旗杆，发号施令：“党员和军人留下，其他人，撤退。”

红山村是红色革命村，党员不多，退伍的军人却不少。

他们把炸药捆成一团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起飞向天空的，除了我和杨大志，还有一截小腿。

杨大志首先落地，我砸在他背上，那血淋淋的小腿摔在我身上。
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山上，爬满了挥舞钢叉的汉子，像蚂蚁啃大象一样，把山头的岩石一块块撬下来。山下，光着膀子的汉子用斗车、用粪箕、用手抱、用背驮，把一块块石头从这座山搬到另一座山。

雷管引爆炸药，一炮接着一炮，地动山摇。

每天都有伤员从山上抬下来，又有捆着纱布的伤员补充上去。

杨大志身前插着一面旗帜：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

换新天。

愚公能移山，他杨大志也能。

他手握旗杆，发号施令：“党员和军人留下，其他人，撤退。”

红山村是红色革命村，党员不多，退伍的军人却不少。

他们把炸药捆成一团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起飞向天空的，除了我和杨大志，还有一截小腿。

杨大志首先落地，我砸在他背上，那血淋淋的小腿摔在我身上。

那场面，太震撼了。山上，爬满了